

40多年前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别人看我的考试卷，从解释熵概念到理解系统论，又有物理又有哲学，问我学什么的。现在别人看我，有时候从循环经济谈怎么消除身边的垃圾，有时候从范式变迁谈城市治理的哲理。

常有朋友好奇，你一会儿形而下，一会儿形而上，脑子是怎么切换的？我笑着说，几十年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尝到的一个甜头和感悟是：做学问和过日子，要哲学，不要太哲学。这话怎么讲？我的解读是，人的思维不能没有形而上，也不能只有形而上，可以有三个境界。

第一境界，是做具体的事情要懂得拔拔高。例如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管理，从城市垃圾问题引出循环经济新理念，就是享受了做事情要有思想高度的好处。垃圾问题，算得上我们身边最“形而下”的事情。但是脑子里就事论事围着垃圾分类和末端处理转，就不可能有思维创新。如果把垃圾问题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用完就扔”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联系起来，就会想到要从根子上解决垃圾泛滥，需要从物质流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向物质流循环闭合的循环经济进行转型。这么一想，思想就有高度了：处理和减少垃圾，其实不是操作性的技术活，而是发展模式的变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用完就扔”的线性经济活法。心里有了这个“形而上”的谱，眼光就不一样了，就会知道垃圾问题的源头在哪里，城市管理的工作和资源重点该往哪里投。做事

要哲学，不要太哲学

诸大建

情，要低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这个“抬头”，就是要有一点形而上的哲学思维。

第二境界，是能够说大道理但是要“落地”。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用经济增长与环境消耗的脱钩方法解读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属于这样的事例。在国内，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通常被解释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但是明白了这个大道理，具体应该怎么办？我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主要兴趣和精力是研究怎么让生态文明操作化。我提出四个脱钩的概念和路径，即能源消耗要与二氧化碳脱钩，城市建设要与土地消耗脱钩，交通出行要与私人汽车脱钩，生产消费要与废弃物产生脱钩。这样可以把高大上的理念，变成能操作、能检查、能评价的具体办法。特别是在国际交流中让老外听明白中国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是要做什么。我总是给自己讲，做事情想法可以飞得很高，但给出的方案必须接地气，知道实践中的第一步该从哪里出发。

第三境界，是说很多场合会要切换、会“翻译”。不管是写文章作报告和人交流谈想法，还是给政府和企业做咨询建言献策，我觉

得许多时候要能够会切换、会“翻译”。研究城市发展与管理，跟搞技术的领域专家讨论问题，他们喜欢钻到非常细的细节里去。这时候，我说话会来点酒兴往高里“拔一拔”：“我们改进这个技术或开发那个项目，能

不能与建设人民城市联系起来，做到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这么一说，就可以让具体工作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关联起来，思路变得更深刻，干起来更有劲。反过来，有时候听人讲城市发展与治理，谈概念谈理念，云里雾里摸不到边。我会加点冰轻轻问一句：“你说的当然有道理，接下去需要怎么干？例如在一个住户多、老龄化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怎么做才能实现你的思想？”这一问，就能把漫无边际的讨论，拉回到我们能动手改变的现实里来，最终有烟火气地解决实际问题。

总结一下，做学问做事情“要哲学，不要太哲学”。说到底，就是过日子干事情，自己既能“钻得进去”，蹲在地上看蚂蚁，把具体事弄明白；也能“跳得出来”，站在月亮看地球，看看事情的全貌和意义。40多年前读研究生的专业是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钻研过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有关思想范式及其变革的理论，记得很牢的一句话是，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瞎子，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跛子。这其中的分寸虽然不容易拿捏，但值得一辈子去琢磨和体验。



夜奔（中国画）杨正新

生活中的一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成为千斤重压。有时，它来得猝不及防，去得也无可预料。

2021年7月，儿子从公费的师范学院毕业，他的学籍档案最初交由县就业局保管，工作人员说要登记备案。儿子参加工作前，省城分管教育的部门下发了调档函，接到通知后，我第一时间到就业局办理档案邮寄手续，工作人员

问我，是他们单位邮寄，还是我邮寄，考虑到安全，确保万无一失，我说由他们单位邮寄更好。

两月后，已经在省城上班的儿子打来电话，说分管教育局人事的部门问他档案的事情，说怎么没有他的学籍档案，不等儿子说完话，我一下子懵了，我急急地说，是县就业局负责邮寄的，都两个多月时间了，怎么还没有收到？我意识到儿子的大学学籍档案丢了，这不是小事啊。

我赶到县就业局询问经办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查看了记录，并翻出了邮寄的凭证，让我去邮政局查询。我慌忙来到邮政局，找这找那，一位投递部的人员说他们查询了回复我。我一次又一次去邮政局询问，他们追踪查询到了儿子档案邮寄信息，在东城片区邮政分区。一位工作人员让我和儿子所在地邮政分局联系查询，我又

急不可待地通过电话联系到了邮政分区工作人员，他们通知当时的邮递员配合查找丢失的档案。一个月来，我不知跑了多少路，打了多少电话，问了多少次，依旧没有结果。我焦急不安，仿佛心里压着一块石头，食无味，睡不眠。妻子更是着急上了火，终日愁眉不展，像丢了魂似的，寝食不安，唉声叹气。

那年冬天，我如释重负

刘向忠

冬天了，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生命中的严寒阵阵袭来，让我们坐立不安，瑟瑟发抖，又无计可施。

在我电话不断催问下，东城片区邮政分区的工作人员从投递间一路调监控查看，确定此环节没有丢失，是邮递员投送过程中出了问题，邮递员查询到了当时的投送情况，还有收件人员，而他投送的这天恰恰是星期天，他只把快递投送到了分管的教育局门房，而收件人并没有签收档案。当我打电话给收件人，他肯定地说自己并没有收到儿子的档案。

我和东城片区邮政分区负责人取得了联系，他们查询来查询去，丢失的档案依然杳无音信。在我的一再催问下，该负责人才说由

他联系补办档案，可从中学到大学一一补办手续，谈何容易？但这又是唯一的办法。我只好说不仅要补办儿子的档案，还要登报致歉。

无巧不成书。十二月的一天，正好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原主编助理张强老师来隆德采访，并看望我。

这天早晨，我又一次给东城片区邮政分区负责人打电话，借题发挥，随口说：《宁夏日报》的记者今天就要到隆德来。也许是我说的话起了作用，才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了解了详情后，命令下到

分管教育局人事科办公室，让工作人员都仔细找找丢失的档案。

中午，我和张强老师一行在餐厅就餐，他们谈笑风生，我却心不在焉，思绪飘忽。其间，妻子赶到餐厅，让服务员喊我，看到我，妻子激动地说，儿子打电话了，说他的档案找到了，是掉在了一个工作人员办公桌的后面。听到妻子的话，我一下轻松了许多，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消息真如冬日的暖阳，照到了我的心里，几个月以来的阴霾、重压和不快一扫而光。

十日谈

暖冬之光
责编：殷健灵

读书会上遇到的真情，鼓舞着我再难的路也要坚持走下去。

得许多时候要能够会切换、会“翻译”。研究城市发展与管理，跟搞技术的领域专家讨论问题，他们喜欢钻到非常细的细节里去。这时候，我说话会来点酒兴往高里“拔一拔”：“我

们改进这个技术或开发那个项目，能

不能与建设人民城市联系起来，做到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这么一说，就可以让具体工作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关联起来，思路变得更深刻，干起来更有劲。反过来，有时候听人讲城市发展与治理，谈概念谈理念，云里雾里摸不到边。我会加点冰轻轻问一句：“你说的当然有道理，接下去需要怎么干？例如在一个住户多、老龄化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怎么做才能实现你的思想？”这一问，就能把漫无边际的讨论，拉回到我们能动手改变的现实里来，最终有烟火气地解决实际问题。

总结一下，做学问做事情“要哲学，不要太哲学”。说到底，就是过日子干事情，自己既能“钻得进去”，蹲在地上看蚂蚁，把具体事弄明白；也能“跳得出来”，站在月亮看地球，看看事情的全貌和意义。40多年前读研究生的专业是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钻研过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有关思想范式及其变革的理论，记得很牢的一句话是，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瞎子，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跛子。这其中的分寸虽然不容易拿捏，但值得一辈子去琢磨和体验。

树犹如此

魏梦晓

课，她说，古人送别，随手折柳，插在地上，游子归家，柳树已经成为大树。

至今都记得她念文章时的语调语气：“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她挚爱这句，说自己念辛弃疾“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时，总忍不住跟着默念，“人何以堪！”

看到泥土里白色根须的那一刻，我脑子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告诉她这件事——我亲眼看到了，柳枝确可插地而活，不用特别处理，仅仅土壤湿润即可，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他联系补办档案，可从中学到大学一一补办手续，谈何容易？但这又是唯一的办法。我只好说不仅要补办儿子的档案，还要登报致歉。

无巧不成书。十二月的一天，正好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原主编助理张强老师来隆德采访，并看望我。

这天早晨，我又一次给东城片区邮政分区负责人打电话，借题发挥，随口说：《宁夏日报》的记者今天就要到隆德来。也许是我说的话起了作用，才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了解了详情后，命令下到

分管教育局人事科办公室，让工作人员都仔细找找丢失的档案。

中午，我和张强老师一行在餐厅就餐，他们谈笑风生，我却心不在焉，思绪飘忽。其间，妻子赶到餐厅，让服务员喊我，看到我，妻子激动地说，儿子打电话了，说他的档案找到了，是掉在了一个工作人员办公桌的后面。听到妻子的话，我一下轻松了许多，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消息真如冬日的暖阳，照到了我的心里，几个月以来的阴霾、重压和不快一扫而光。

十日谈

暖冬之光
责编：殷健灵

我时常会想要告诉她一些事。在我搬到现在的住处的第二年，在家门口的自然保护区亲眼看到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景象，我便特地发消息跟她描绘这景象。这是多年前她教的诗句，多年过去，我亲眼体会到了这句穿越千年和跨洋万里的回荡的美。我是这样反应缓慢的学生。有一年我告诉她，这些年在美国，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她在课堂上所讲王粲《登楼赋》中的那句，“虽信美而非吾土”。那时候离我上那节课已经过去了20年。

更久前，我还在国内时，有阵子总去浙江，看到了永嘉山水，也沿着水路往上到安徽，发消息告诉她我看到了大小谢的山水。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什么变化，还是他们笔下的景致，除了多了些电线杆子和水库。我常去苏州，颜文樑纪念馆开馆之时，记得她讲过她曾跟这位长辈学画，便也拍了照片发给她。我知道她会喜欢，因为毕业后我看她，会带上深红玫瑰，秋天会送她香橼佛手，取其香气。这些都会出现在她朋友圈里，她喜欢这些自然而美的事物。

她总是淡淡地回答我，然后发散开来，说些过往人生与旅途中的见闻。她爱画油画，但长时间不能出远门，便让我看到了美景，就发些照片给她，或许可以拿来画。我出国时她送了一幅画给我，画上是她朋友在苏格兰拍摄的蓝铃花海。后来我自己也种了蓝铃花，因院子小，惜

牛轭湖，亦被称作河迹湖或弓形湖。在平原地区流淌的河流，河曲发育，随着流水对河面的冲刷与侵蚀，河流愈来愈弯，最后导致河流冲断河曲的“颈部”，裁弯取直，河水重新由取直部位径直流去，原来弯曲的河道被废弃，形成牛轭湖。

自学校东门出，经由国定路、武东路、逸仙路，再由万安路上行，是我每周必经两次的家教路线。

万安路的一段，封闭维修了几个月后终于复通。几个月间，我与通行此路的每个人一起，在封闭维修处从一旁新开的小路绕行，时间久了形成肌肉记忆，竟忘记这原本是一条直路。直到最近竣工复通，我才又顺着人流回到直路上来。大家和我切换得自然，免不得使我想起河流的裁弯取直。

傍晚的万安路，川流不息。有工地，路上便有工人；有学校，路上便有小孩；有菜市，路上便有老人；有居民区，路上便有骑手；有路灯，路上便有象棋摊……

中国文人喜欢将道路比作河流，十分精妙。河流中的每滴水并无二致，正如路上的人。也只有在赶路时，你和我、他和她才会结成同盟，名为“同行的人”。

我曾见到一个外卖小哥和一位短工，两人都骑着电动车，在转弯时不知为什么起了些摩擦，之后两人十分默契地降了速，在路上并行，只为边骑边吵架，讨回自己的公道。我跟他们直至目的地，我下车，暂时流出了这条“河”，看着那两位在粉的黄的云彩里渐行渐远，依旧并行。

我猜想，从他们开始并行起，就没有人真是为争那口气吧。城市太过喧嚣，但在赶路的人耳中没有一声清澈具体，没有一声朝向自己。城市愈嘈杂，听起来反而愈无声。同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从天南海北来到上海的人，是万安路上无名的人，花点口水并行几分钟，或许本就不是为了讨回那点本就无所谓“公道”。

河还在流，路也还长。从历史上第一个踏足这块土地，第一批工人于此修出一条路，到此刻，万安路上小孩跑去学校、中年人赶去谋生，万安路边老爷爷下象棋、老阿姨“噶讪胡”。路修了又烂，烂了又修，但有的地方就会有路，就像河流总在改道，但只要有水就不会断流。

其实河哪是河，是千万滴水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散到田里是稻花香，散到陶瓮里是杯中物，散到锅里是白米粥。

其实路哪是路，是千万双脚各自走来，踏平了又踩凹，踩凹了又填平。千万双脚又各自走去，去往工地，去往田间，去往学校，去往千家万户。

没有一滴水是大江大河，没有一个人会长命百岁，但这条路自修之日起便川流不息，路上的我们亦生生不息。

去过了那样的森林和原野。正如每一次我告诉她我终于见到了她曾教给我的那些事。

但这次我不能告诉她我又发现了什么了。因为她已经去世了。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程怡老师的语气总是很铿锵的。

人何以堪。

果然，她觉得这搭配漂亮，又发一批她的画作给我看。我一一细数笔触与构图，最喜欢像列维坦的那些，笔触中有俄罗斯荒野寒冷空气的甘冽。她讲她见过的那些真迹，在东北插队时看到风景与人。那些对话会让我感觉自己还在她的课堂上或者她家中。我会告诉她我也

一点善意

小莉

一日，匆匆买菜回，低首水槽前洗菜。母亲轻轻悄悄过来：早晨有个邻居送给我一朵白兰花，她还说，你是小钱妈妈吧。

我“嗯”一声……我妈又道：她家白兰花比你家的大些。

忙过家务，我也上了露台，数数我家事情们蜗居一起。共事二十余年，亲人一样了解彼此脾性。

同事赠花，也提醒着我，哪天也摘几朵白兰花，去敲另一同事的门……这位已然退休的同事，平素你敬她一寸，她必还你一尺，到头来徒增她的负担，还是互不打扰的好。

这些花一样美好的人，一直在我的生命里。

刘雨嘉

万安路行记



夜光杯